

日常老和尚講述《論語·學而》篇所蘊涵的教誡

林照蘭

壹、前言

日常老和尚（1929-2004）是福智團體創辦人，在台灣致力推廣《菩提道次第廣論》（簡稱廣論）（宗喀巴大師，1995）¹，並開創《菩提道次第廣論》研討班²，以建立學員正確知見；復開啟淨智、文教、慈心、讚頌四大事業體，再將所學在工作崗位上實踐，落實「聞思修」的及時修練。歷經二十多年的努力，廣論學員已遍及海內外，皆肯定這是一條「以見導行」、「知行合一」心靈提升的便捷法門。更宣講《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引導學員方便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對境用法，減過增德，迅速累積成佛資糧。有關《論語》的開示，載錄於《論語摸象記》、《論語淺釋》二書，全是日常老和尚修證的心要，善巧綰合《菩提道次第廣論》的義理，為在家居士開展出一條外儒內佛、先儒後佛、根儒果佛、由儒入佛超凡入聖的理路，令初學佛者易於受持與實踐。

在《論語》首章〈學而〉篇的講述中，老和尚敘述了孔子之偉大與《論語》價值，彰顯「人殊勝」與「法殊勝」，亦是《菩提道次第廣論》以果勸要的講法。並說明前五則次第，具有孔子思想總綱的意義，爾後各則的講說皆能回扣總綱，仿若《論語》的道總建立，首篇明，篇篇明。咀嚼再三，總能發現老和尚的詮釋不但不違古意，又能任意轉個彎指出不同的修行風景，一幅清晰的道次脈絡明現於心，故特舉〈學而〉篇為例，試擬科判，闡述個人體會日常老和尚講述之修行教誡，就教前賢。以下，先論老和尚講述《論語》意義，再示〈學而〉篇科判，最後闡述自己所體會的修行教誡以明。

貳、講述《論語》的意義

老和尚的《論語摸象記》講述於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三年間；《論語淺釋》則講述於民國八十四年間，為當時初入僧團修學之年輕子弟開示，句句緊扣修道進程，又極鼓舞人心，將「佛學難學」的迷思善巧易為「佛學難學

¹宗喀巴大師(1995)。菩提道次第廣論(法尊法師譯)。台北市：福智之聲。宗喀巴大師所著《菩提道次第廣論》，勾勒出佛法修學內涵，統攝三藏十二部經的佛語心要，引導佛弟子到成佛的正確圓滿次第，是可以實修的教授。此論是修行人最完備的修行指南。

²福智全球資訊網(2020)。關於我們。檢自：<https://www.blisswisdom.org/about/bwgroup>。老和尚為了讓在家人能走上成佛之路，真正能透過認識佛法與實踐佛法，而首開《菩提道次第廣論》研討班，經過研討與分享來建立完整的道次知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學習，能夠真正依著《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內涵修學上去，最後圓成佛道。1989年居士研討班正式在台灣北中南各地成立。

能學」的保證。近年來，拜中文熱之賜，《論語》漸成顯學，粗覽民國八十三年來有關《論語》之著作，不外幾個面向：

一、續在傳統義理上拓枝展葉：如：六朝論語學、朱熹《論語》分析、清代常洲學派論語學、鄭註朱註比較、焦循論語學研究，黃俊傑教授更有「東亞儒學」的系列研究等。

二、力為學術研究而巧論妙析：如：有關《論語》之語法、年譜、人物論、句法研究、詞類表、書目、複音詞、同義名物詞、疊字、關鍵詞、隱喻等之分析；或者延展為人際關係學、生命美學、辯證法、語言藝術特色、養生論、管理學等意涵的應用；或者歸納孔子教學態度、政治思想、人倫關懷等議題。

三、迎合年輕學子以新潮誘讀：如：孔子的休閒思想、《論語》的新詩化、當孔子遇上當代、《論語》給年輕人的啟示、給年輕人讀的《論語》、週休二日讀《論語》、教你看懂《論語》、一次讀完《論語》的 104 個經典智慧、輕鬆讀《論語》等。

至於論語外文化、動畫漫畫、有聲書、精句篆刻、讀本的出版，皆有功於論語的普及。出版最多的，則以心得與體認居首，隨手拈來，抒發一己感觸，也易讀易解。

但相較於老和尚宣講論語二書，將儒家文化淳厚的內涵結合《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心要，貫串世間法與佛法，使二者無縫接軌，方便有心趣向身心靈整體提升者提供念念修行之道，卻是鳳毛麟角，更見老和尚「一肩擔如來志業，一肩挑儒家文化」(日常法師，2005，1)為救度天下蒼生思深、慮遠、心切之襟懷!

若將《菩提道次第廣論》的修學喻為修行菩提道的第一棒，那麼日常老和尚宣講《論語》的教誡，就如熱身操，為爾後的菩提證覺做了最好的前行準備，道地是探知世間真相，證成離苦得樂的祕笈入門寶，意義有三：

一、不忍聖教衰的傳承意義

老和尚楷定《論語》一書「處處提示孔子師弟間之實踐言行及其原則」(日常老和尚，2015〈前言〉)，內容近於《菩提道次第廣論》的「下士道」，其作法暗合於「中士道」，其目標則契合於「上士道」(日常法師，2015，82-83)。惜經秦火摧殘，混淆了傳承，直至「後代一些佛門大德，像蕩益大師乃至印光大師，透過他們對佛法的認識去看儒家思想，才體會出它的博大精深」(日常法師，2005，4)。印光大師於〈與衛錦洲居士書〉讚嘆「古今最道高德備者，莫過孔子」(印光大師文抄。檢自：淨空法師專業網站 <http://www.amtb.org.tw/pdf/rb16-02.pdf>)，又於〈復湯昌宏居士書〉云：「儒佛之本體，固無二致。儒佛之工夫，淺而論之，亦頗相同。深而論之，則天地懸殊。何以言之，儒以誠為本，佛以覺為宗。誠即明德，由誠起明，因明致誠，

則誠明合一，即明明德。覺有本覺、始覺，由本覺而起始覺，由始覺以證本覺，始本合一，則成佛。本覺即誠，始覺即明，如此說去，儒佛了無二致。」故於〈復汪夢松居士書〉言：「欲為真佛，須先從能為真儒始。」藕益大師提出「儒釋同歸」，亦註解四書、周易，其《藕益四書解》以《論語》居首，次《中庸》，次《大學》，後《孟子》。可見二位大師對論語的推崇(黃俊傑，2007，279-303)，老和尚更尊「大成至聖」孔子是世間大菩薩：

將來你們讀到《華嚴》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這個孔聖人就是《華嚴》上的，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大菩薩(日常老和尚，2015，39)。
孔老夫子是大聖人，有人說他是「蔣悲揚」——文殊師利菩薩的化現，文殊菩薩是諸佛的老師，將來你們就能體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智慧，結晶就在這裡。如果我們生活當中，處處地方用得通的話，這個基礎就好了(日常法師，2005，77)。

據《佛學常見詞彙》解釋，「菩薩」是「覺悟的有情的意思，也就是上求佛道和下化眾生的大聖人」(陳義孝編，1994，282)。《論語》是孔門師徒對話的語錄體，所言不外布帛菽粟，卻展盡內心世界，涵蓋一生受用的人倫之常，直是師徒心法傳承的真實紀錄。從中可見孔子如何以「老安少懷為志」的淑世目標，因材施教，是以老和尚說：

不時的背一下，將來你會一生受用不盡。太多這種我們人生的基本理念，乃至於佛法的重要的概念，都在這裡頭。所以到那個時候你才真正看見，這些都是世間佛菩薩(日常老和尚，2015，74)。

這樣的推崇，出自一位長年親近海內外漢傳及藏傳教界大德又教證兼修的修行人之口，絕非混淆視聽的戲論，而是深信「聖教不滅則能滅除有情大苦」(宗喀巴大師，1995，209)，志繼蕩、印大師續傳法脈，有「不忍聖教衰」的深意。

二、奠定學佛基礎的抉擇意義

孔子罕言生死問題，重在世間修為，但日常老和尚以為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卻暗暗通於佛法，老和尚說：「所謂『暗暗通者』，只是相似部分，佛法則世間、出世間無不包括，無不圓滿，所以永遠是最高明完整者。」(日常法師，2005，4)佛家信言生命輪迴說，如何生生增上跳出輪迴，全賴此際有暇身。然今生有限，智者當學「最高明完整者」，方不浪費暇滿身。行遠必自邇，因此，老和尚主張由《論語》趣入：

儒家思想本是大漢民族所孕育出來的人類精華之一，既可做為個人立身處世的修養原則，又可做為學佛的基礎，尤其是大乘佛道，基礎安立了以後，再進一步向上提升(日常法師，2005，4)。

深廣的學《論語》，做人的基本條件就夠了。如果不摸索《論語》，我們的心裡什麼狀態——癡、睡、男女、飲食……一片茫然，對我們的損失太大了。能不斷在這上面摸索時，心就靈活了，且靈活的方向是聖賢的方向。由此聖賢的方向，乃至引導我們從世間而進入超世間佛菩薩的境域(日常法師，2005，47)。

把世間「人」的標準提高，佛法才能進來。否則，佛法在野蠻人身上，是傳不開的(日常老和尚，2015，74)。

這是由儒入佛的標高一指，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智者所做的慈悲抉擇，引領有心修學的人有內省踐履的準則，契入快速直捷的增上道，具有指引修行次第，奠定學佛基礎的抉擇意義。

三、增進論辯能力的教育意義

初始，老和尚推廣《菩提道次第廣論》，困難重重，被譏為邪說外道者有之，視為密教者有之。據老和尚回憶，曾經聽眾僅剩一人，就是講者本身。幸賴老和尚勇猛精進心，今日才有《菩提道次第廣論》一百六十七卷錄音帶傳世，至今仍閃爍著熠熠悲光，引領有緣人。老和尚常感慨「眾人修少人去」的主因，在不知思辨，任授鼻肉，毀了難得人身。學習孔子心法，正可深廣思維力，明辨是非，一者利於自己的學習少走冤枉路；二者不謗正法，可令正法久住，造福後世。是以老和尚說(日常法師，2005，30)：

我從多方面說明《論語》，也只是瞎子摸象，未必正確；主要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及方法，幫助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思維、觀察、抉擇，做為將來辯論的基礎。論辯學得精彩，最後自然對道理產生定解。如不經過深思熟慮、千錘百鍊，是得不到這個好處的，這是真正重要的關鍵。你們可以用你們的方法，異想天開的想，但一定要把握住基本的中心思想。

孟子亦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正理越辯越明，辯論正是「聞思修」的高度印證，功在對正理產生定解。透由瞭解孔子對「仁」道的立破，檢視自己心中的執持，才能對比出君子、小人之別，挺立人性尊嚴，傳承聖賢文化。但經得起時間長河淘洗的經典，豈是凡夫俗輩輕易能解？老和尚說明了講述意趣(日常老和尚，2015，27)：

為什麼要學《四書》和《孝經》的根本原因在這裡。一方面這是最最重要的中國的文字，我們要把那佛法引進來的話，一定要透過文字來介紹人家。現在這麼一來的話，我們運用這個文字可以介紹人家佛法；而更重要的，這個文字的內涵，如果我們現在學到的話，那我們現在的基礎就很穩固。在這個基礎上面再學佛法的話，那就輕而易舉。

老和尚意在「儒佛會通」，引儒為佛道用，初始須「透過文字來介紹」，繼而要透過辯論的過程及方法，練就「深思熟慮、千捶百練」工夫，儒佛才得以會通。這樣的功夫是有根據的，《大智度論》云：「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在修學佛法信、解、行、證的四個階段中，信心是學佛入門，能長養種種善根功德，但不能斷除無明煩惱。唯有智慧的修學，才能獲得身心清淨，與真理實相相應，進而力行證悟佛陀所說的真理。因此，學佛者若只停留在感性的信仰中，是不夠的。還要力求勝解，才能鞏固清淨信心，面對種種境界考驗，無有退轉。故「解」在「信」後「行」前。《三聖圓融觀門》亦云：「有解無信，增邪見故；有信無解，長無明故。信解真正，方了本原；成其極智，極智反照，不異初心；故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三聖圓融觀門》卷1，檢自：

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19/T45n1882.pdf）信、智一如，唯智信方能成佛智，如善財童子一生取辦。半信半疑或迷信取向，皆難斷疑惑網。

老和尚希冀透過《論語》的講述，「幫助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思維、觀察、抉擇，做為將來辯論的基礎」，建立「智信」，令大眾對大乘佛法有不錯謬的信解，有別於純做學問的知識積累功夫，要在思維辯證以入聖賢本意（日常老和尚，2015，27）：

吾人苟能反躬內省，篤實踐履，自能漸次深入。若做言說會，則徒增知見稠林，畫蛇添足而已。今此淺釋，願與有心契入者共相商榷，以期漸窺孔聖本意。

這是在修行言修行的肺腑之言，老和尚認為「文章寫得好、能說善道」對比儒家及古人所講的學問，只是如枝末的「末流」（日常老和尚，2015，2）。文字只是啟發好樂，實踐才得以成就；真用心，才得「漸窺孔聖本意」。「漸窺」二字，明其長時浸淫之必需，非一蹴可幾；「孔聖本意」提點吾人不能扭曲聖者立言之衷，而損減摩尼寶珠真彩。實是老和尚下化眾生念茲在茲的教育養成意義。

參、〈學而〉篇科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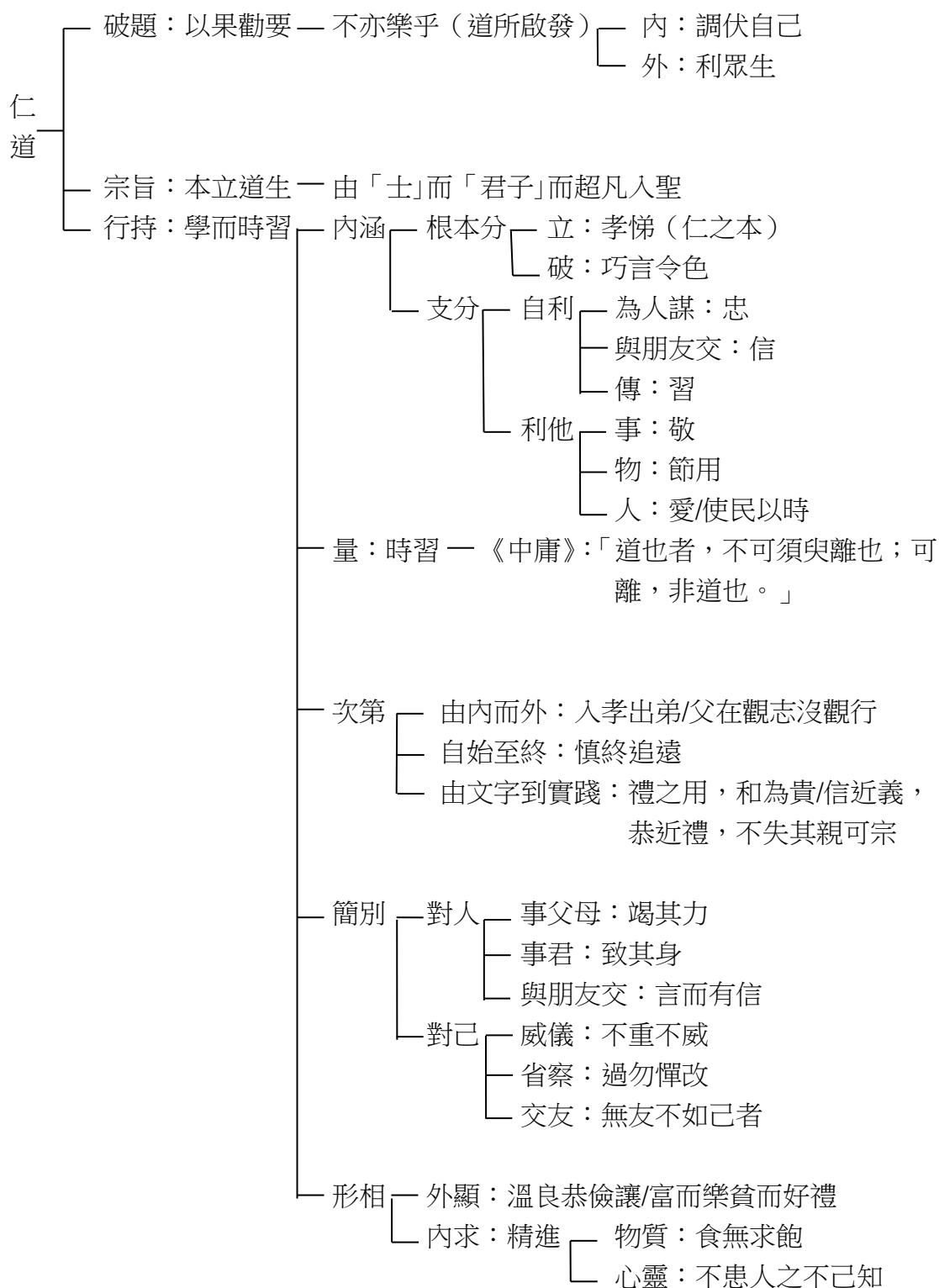
自班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後，對《論語》內容及編纂者，已獲普遍認同；取首句二三字作為標題，也多無異議。但對篇章次第安排，仍採含蓄說法。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一云：「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即為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又「論語章次，依事類序，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劉寶楠，2009，1)遺史輯《論語通義》云：「然弟子記述聖言，不無先後與詳略，其編次未可執也。」(林慶彰主編，2009 第三輯，1)二說皆言篇目無定。至於篇中小目，徐英《論語會箋》〈學而第一〉則云：「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林慶彰主編，2009 第四輯，1)道出篇中次序，也難有定則。此皆時空久遠造成的必然，但無損後代研讀受用之啟發。

日常老和尚對此議題，從「引聖言為道用」的視角，捨學術研究就修行立論，對篇章的排序，創言：「二十篇可以說都沒有題目，可是深一層去看：有題目！這就大有講究了，它實際上是把非常重要的綱領擺在這裡。」又：「《論語》表面上看似東一段、西一段，好像完全連不上來，如果仔細去看，是安排得天衣無縫。」(日常老和尚，2015，49)認為篇篇有其相屬法則，可以「一以貫之」。又說：「不瞭解佛法，不瞭解儒家到底說什麼。」(日常老和尚，2015，27))企盼能將《論語》與《菩提道次第廣論》義理接軌，兩者相輔相成，就能發揮如虎添翼之力，開出根儒果佛之花。〈學而〉篇居《論語》之首，在老和尚的講述中，個人以為具有「道總建立」、「蘊陀南」的指標意義，老和尚說：

第一個(學而)就是最最大綱告訴我們，有了這個大綱以後，你怎麼走進去？那就告訴你從這裡走進去。就像說，欸，一個寶藏，要寶藏是有了這麼好，那怎麼去尋寶呢？地圖在這裡，你只要走，就對((日常老和尚，2015，48)。

此外，老和尚在在各則的詮釋中，多方譬喻，教誡易迷易失處，都能呼應所立宗旨。雖然老和尚示寂前只講述至〈公冶長〉篇第七章，諸篇講述方式不離宗因喻，深入研讀，尤能裨益修行藍圖的建構。不論世間善法與出世聖道的修行，首先需有願，引發好樂心，才能漸趣入，知行合一，圓滿所願。即先有宗旨，行持才有所歸。為顯〈學而〉篇比重，不揣淺陋，依循老和尚開示教誡試擬科判，並分破題、宗旨、行持三科顯示，再舉老和尚智言說明：

〈學而〉篇科判：



以下依此科判，將同質內涵約為一處，闡述老和尚開示所蘊涵的教誡，科判名目及歸類，全是個人領會所得，並非定論。

肆、〈學而〉篇的修行教誡

日常老和尚說：「我所學的《論語》，說不上甚麼來源，主要是佛門中師、友的引導，互相的研究推敲而漸漸體會所得。」(日常法師，2005，4)這「佛門中師、友的引導，互相的研究推敲」的來源，正是與諸多學術研究或考證者最「不共」處，不在「做言說會」的標新立異，而在步履祖師的「實學」行誼，是遵傳承、切磋共學的教證功夫。自謙「瞎子摸象的一點心得」，實為好瞎子摸象之倫廣詮起步「慎始」、「效學」之周延，杜絕「初一錯乃至十五」的徒呼負負！日常和尚宣說實學體悟所得，實是利他的實踐，如《大般若經》經卷四百六所云：「諸佛弟子依所說法，精勤修學，證法實性，由是為他有所宣說，皆與法性能不相違，故佛所言，如燈傳照。」是高舉法炬，傳照十方，破千年闐暗的說法功德。若能「精勤修學」，深耕播種之時，當可預見「千樹萬樹梨花開」的豐表璀璨，「行一度六度具」的菩薩行亦庶幾可證。以下依序闡述教誡的立破，勉己以行並就教前賢：

一、破題

《華嚴經》云：「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故佛陀教誡弟子，不直接談深厚義理，先以果勸要。老和尚說：「儒家的精神對我們而言也一樣不容易體會，所以這裡(第一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並未明白地闡述深厚的義理，只說學習這義理的好處，這好處正是我要的，而引發好樂希求心。」(日常法師，2005，12)因而將第一則定為「破題」，若「學而時習」，學對了，則有「悅樂」、成「君子」之果，同具「以果勸要」的功效。

王恩洋認為「此則孔子自述為學之趣味心得」(林慶彰主編，2009 第四輯，2)，老和尚更細說「悅樂」有二：一為「內心喜悅之樂」，二為得「法門知己」之樂。前者指的不是依賴外來的讚許或物質享受，是「內心裡邊能夠如法地、慢慢地去學了這個道以後，這個道所啟發的一種悅」(日常老和尚，2015，9)。其歷程是先對「道」有所仰求，經不斷練習，跟「道」慢慢相應，內心升起的「法喜」，如同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的「得道」樂。但是求「道」難，若有志同道合者相互切磋增上，求道就不孤單，而有「法門知己」之樂，如憨山大師與紫柏大師一談四十晝夜之樂。因為「真正講生性、心命之學的人」，同具長遠修學的心路歷程，此「道義之交」有學、有修、有證，不易碰見。若有這種人遠道慕名而來，可得「以友輔仁」之功，故此樂含結識相應的「真正的朋友」，及可深廣論道二方。若所求在此，「人不知而不愠」就是必然之果，不亦「君子」。

但前提是得經「學」、「習」歷程的淬煉。「學」、「習」二字的定義，程樹德《論語集釋》〈餘論〉引伊川先生之言：「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楊家駱主編，1973，3)老和尚卻以修行做解：

「學」是老師告訴我們，我們弄懂了；「習」是弄懂後自己不斷地思維觀察。佛法理講聞、思、修，聞是學，老師講，學生聽，至聽懂為止是「學」。從聞到思、到修，不斷地把已經弄懂或弄得似是而非的去加強、加深，是「習」。學是因，習是果(日常老和尚，2015，8)。

對老師教學生來說，是「學」；對學生跟老師學而說，是「習」(日常老和尚，2015，53)。

「學」不是講一堆好聽的話，而是他是不是能夠認真去實踐。」(日常老和尚，2015，81)

若「學是因，習是果」，「學習」之果就是「君子」。有關學習內涵，老和尚有三問三答(日常老和尚，2015，29-35)：

一問：為什麼要學？根本因在「離苦得樂」。

再問：什麼是學的條件？根本是得到暇滿人身，學佛要具足「十圓滿」、「八無暇」，才能夠好好的學佛法。儒家講「天地之性，人為貴」，也肯定「人之異於禽獸」的珍貴。還要依止師長、同行助伴，要依止師長，第一個條件是孝悌之心。

三問：學些什麼？佛家言「佛法」，成為「八大覺人」，才不虛得人身。儒家言「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同於佛法所言「真如本性」(日常老和尚，2015，13)），在親民（同於佛法「自利利他」菩提心懷(日常老和尚，2015，13)），在止於至善，亦即為「大人之學」，此一境界即是佛。

總之，學的目的「在淨化自己，要成就聖賢、佛菩薩」(日常老和尚，2015，87)，在自利利他。異於禽獸的「但念水草」，糾正了「現在的小孩，上學是唯一，總歸是學怎麼去賺更多的錢」(日常老和尚，2015，11)。這些教誡，都顛覆了當今智育掛帥的潮流，卻也是挺立人性尊嚴的究竟之道。老和尚藉第一則點出學習之樂，肯定孔子睿智，等同「佛出世目的在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日常老和尚，2015，42)。

二、宗旨

繼第一則破題以果勸要後，老和尚明示第二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確立了孔子心法的宗旨，老和尚說：

儒家的宗旨，就是告訴我們怎樣做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受到教育的深遠影響，把人做好，儒家稱為「士」，以士為根本再引增上才是「君子」，由此日新月新，乃至超凡入聖，標準是非常嚴正而崇高的(日常法師，2005，13)。

「仁」為孔子中心思想，孔子一生追求「仁道」，卻不輕易以「仁」許人，唯「顏回三月不違」，「聖人」必須是「德、位雙具」(日常法師，2005，55)，故「君子」便成「儒家標榜的第一步，這樣的人稱得上是一個像樣、夠標準的人」(日常法師，2005，12)。這樣的人的操守是「人不知而不愠」，而非「巧言令色」。「由此日新月新，乃至超凡入聖」，是教誡吾輩不可得少為足，避免墮入「內心生愚夫所愛微分功德」(宗喀巴大師，1995，207)，在可上可下的時候，要向上一步，志向要「超凡入聖」，老和尚說(日常法師，200912冊，54)：

常常提起，告訴自己：我要做一個了不起的人！是，我要羨慕，當然要羨慕，當然要學！要學，要學什麼？你要跟人家學了半天，學個乞丐你願意嗎？當然不願意。……要做，作個帝王，這樣，真正有志趣的人要這樣。所以我們現在說，我們要撐諸佛清淨幢相，人天導師，當然我們應該有（疑做「要」）這樣！

句句激勵語，提策有志者當由「仁者」趣入「人天導師」，直至「成佛」。絕非《法華經》所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的三世怨求，是「先儒後佛」、「由儒入佛」的增上道次。

三、行持

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朱熹引程子語：「蓋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蔣伯潛廣解，2000，3)明「孝弟」是「仁」梯初階。若將行持內涵分根本分及支分二要，則根本分在「孝弟」。老和尚強調：「做為一個有目標、有志趣的人，一定從根本先把握住，以此為立足點，更有力量一步一步增長，才談得到『道』——這才是儒家真正的精神。」(日常法師，2005，13)支分在〈學而篇〉裡，有忠、信、恭、敬、愛人、謹、尊賢、節用、禮、和等項目。以下依內涵、次第、簡別、行相說解：

(一)、內涵

1.根本分——孝弟

朱註：「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蔣伯潛廣解，2000，3)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無論在哪裡，都扮演和平大使。「孝弟」居治國平天下之要端，前人之述備矣³，老和尚則就修行具言「善事」成敗繫於「善學」——在上下的溫順承事中，完成心與心的傳遞，傳遞美善經驗並實踐弘揚。「孝弟行」不是口號，是一條結合「學」和「習」的教育歷程，才能達成：

真正的孝道，就是不改變尊長要帶我們走上去的這條「道」。依教奉行就是依循尊長教導，實踐這個「道」。「道」不是輕易得到的，一定要接受父兄傳遞下來的經驗，經過深遠努力的學和習(日常法師，2005，13)。

這實修的功夫，既扣緊首則「學而時習」的破題，復明示：「學」的對象是「父母與尊長」；「弟」的內涵是指「必須跟著前人好好學」的「依教奉行」；「習」的事項是「父兄傳遞下來的經驗」；從「學」到「習」的過程即是教育。透過教育歷程才能學「道」而得「道」，是「行」孝悌的具體進程。其依據是「基於所有的尊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過得好」(日常法師，2005，13)，做子弟的唯有以孝順心承事，才能深切體會尊長的期盼而學好，而不作亂、不犯上。此傳承積累的工夫，正是人類異於禽獸可貴處之一，「更可貴的是能將淨化獸性、聖化人性的智慧，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日常法師，2005，17)，關鍵端賴「孝弟」的培養，等同佛門「信順」的建立。因佛門師長，是法身父母，「善知識與弟子」的關係，亦賴「孝子心」建構。若在家庭中培養好孝弟習氣，在團體中跟師長學習，必也能如理如法配合，締造《三十八攝頌》〈道前基礎〉第一偈所云：「萬善根本從師出，能生利樂如良田。」之果，這才是「仁」的精神的具體發揚(日常法師，2005，23)：

以看待自己的心來看待對方，自他之間找到最恰當的位置，使得人類共同的社會維持最平和、最好的狀態，這就是儒家「仁」的精神。這個精神，用在家裡對尊長是孝，出外對同輩叫悌，對象不一樣，但精神是相同的。

故吾輩眼光要放遠，要親近尊長，要善學，並破除喜新厭舊之習，以免造惑業感苦果，老和尚說(日常法師，2005，14)：

³ 如：《論語集釋》引云：「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收入楊家駱主編《國學名著珍本彙刊》《論語集釋》(上)，頁13)又《論語正義》云：「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論語正義》引《呂氏春秋·孝行》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事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乎。」(劉寶楠：《論語正義》，頁5)

大家都要創新，前人的經驗都不要。把老的東西都推翻了。以科技而言，眼前可能得到些好處，但副作用無窮無盡，遠超過它帶給人類正面的利益，結果將使世間漸形混亂。

以當今塑膠袋的濫用，造成環境的大耗劫，可證成科技帶來的後患之一。老和尚從佛法觀點分析，近代人因不知業果（如是因如是果）法則，對境抉擇隨順「等流」——即是以前造業的習慣——而自食苦果。為扭轉造惡業的等流，唯有依著師長的教授建立正知見，才能造善淨之業，不會犯上作亂。故以「君子務本（孝悌），本立而道生」做為宗旨，以攝佛法「因果法則」深遠意涵，指出「親近善知識」的必須，學習尊長如法造因，才能幫助我們究竟離苦得樂。

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是「立」，與此相違的是第三則（子曰：「巧言立色，鮮矣仁。」）是「破」。只求外相的巧令，不是真正的學習，根本談不上仁道。唯「真實受用，能夠步步增上」（日常法師，2005，15），達到儒家的「道」。

經破、立後的「學」、「習」演示，老和尚推崇子貢與孔子對「貧富」議題論談一幕（學而篇第十五則），見證師生關係的密切，彼此切磋增上，弟子盡得善知識心法，展演一場上下相承最美、最感人的風景。而今，只能感慨「反觀現在，人還在，老師都不要了，我們很多經驗，上一代傳不下來，根本理由在這裡。」（日常法師，2005，64）《三十八攝頌》的〈道前基礎〉四偈，「親近善士」佔三偈，可證跟善知識學習之重要。

總攝前三則，標立了孔門心法宗旨，也指出錯誤偏差，及學習條件不離師（佛法指佛）、法（世間法、佛法）、友（佛法指僧）。

2、支分

（1）自利

孔子所傳的心法為「仁」（日常法師老和尚，2015，56）。說文：「仁，親也，从人從二。」老和尚釋為「表示人生在世間，不是一個人，是兩者彼此相互依存的」（日常法師，2005，16）。人既不能離群索居，人已關係的修行就是一輩子的功課。第四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言誠身之學，老和尚藉以談自利宜有的行持：

忠：忠是把心放在中間，也就是佛法「自他換」的心（日常法師，2005，16），破「以前有人把忠看成忠君，這並不是儒家原意。」（日常法師，2005，34）

信：不只做狹義「守信」解，當廣釋為「做人應當有的基本信念」（日常

法師，2005，頁 16)，不管任何承諾，說到做到，不說也要做到，就能在大眾中樹立公信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習：是「精勤對治」(日常法師，2005，16)，對治師長為我們指出煩惱相。「煩惱」是指「能擾亂眾生身心，令使心煩意亂的見思惑」(陳義孝居士編，1994，295)，忙於俗事的凡夫較難檢測這般心相，一經老和尚提問：「假定我們不認真努力地學老師傳給我們的，那我們在做些什麼？」就可以明顯反映出多數人說不上來的習慣——隨境轉，如：書的情節吸引人，就看；有人跟我聊天，我就聊；要考試了，就去背書；沒事，睡大覺，此皆肇因於「內心當中沒有一樣強烈追求」的目標，腦筋所轉多是「生死輪迴的因」之故(日常法師，2005，54)。老和尚教誡我們：只有將善知識指導的東西擺在腦筋中，才能「不再隨順自己無始的習氣走」(日常老和尚，2015，55)。

因此，善學曾子身體力行「忠」、「信」、「習」三事，正是能夠傳孔門心法的根本因，修學佛法所需亦同，殊勝果也不二，可防止違緣，向內調伏煩惱，向外自利利他。「為人謀」，等同「利益一切眾生」的大乘根本；「信」的基本信念，合佛法六度中的「精進度」。全則意涵總攝為「一定要照著老師告訴我的方法去做」，如玄奘大師八歲時，其父為其講《孝經》，述及「曾子避席」，玄奘即刻「避席」。若能這般聽聞隨轉修心要，跟普通人就完全不一樣了，「普通人的走法：儒家來說，像禽獸；佛法來說，輪迴生死的。」(日常老和尚，2015，60)印證儒家所言，都是聖賢佛菩薩的行為：

儒家的基本思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它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儒家的真正思想的，要把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夠改善過來(日常老和尚，2015，60)。

(2) 利他

前四章是自利原則，第五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利他原則：

1.對事以敬：要在內心虔誠，對外才能取信於人。以佛法而言，是「淨化自己的內心去行事」(日常法師，2005，20)，老和尚教誡「不是浮浮泛泛作給別人看，那只是『詭譎』，實際上，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騙得了自己，騙不了因果。」(日常法師，2005，20)，要我們時刻將因果法則明鏡對準內心。「敬事」屬內在操守，必得「信」果。

2.對物節用：老和尚以為「用得少，剩得多，這個才是世間長久繁衍的法則」。極力破斥現代人「提倡消費，是促進循環、生產」的顛倒思想，那只會增長貪欲，結果可能是下輩子「投豬做牛，或是地獄回來再去當畜生。」(日常法師，2005，21)

3.對人以愛、使民以時：老和尚定義此「愛」，不是只愛自己的「我愛、我執、我慢、我癡」，也不是「情愛的愛」，而是「從孝悌開始，在家裡父慈子孝，再推展開去，愛護國家，愛護人民。」(日常法師，2005，21)若差使百姓，要在農閒時，還要如子游擔任武城縣官時，教導百姓禮樂⁴，使百姓知榮辱，這才是導千乘之國成為一個「人」的社會應有的概念。唯「愛人」為先，而後始能自然而然的「使民以時」。

老和尚將今昔對比後，道出：春秋時代王道已衰頹，戰國繼以五霸。五霸雖「以力假仁」，仍講究「仁義」內涵，但現代的國家主要講的卻是「講國防，講經濟，那無非都是大家以這個征伐的手段，我要防止你侵略我，我要想辦法侵略你。」(日常老和尚，2015，79)直斥「根本」引導錯，眾生反是離樂得苦。

至此，自利利他原則已立，下一章始談下手處。「因為整體原則未把握住，馬上講細則就開始做，往往出錯，所以做任何事情，總、別的配合非常重要。」(日常法師，2005，22)若根深，必莖強、枝繁葉茂。根如頭顱、如血液，疏忽不得。

(二)、次第

自第六則起，老和尚的宣講方式是串聯推衍，不離「超凡入聖」的宗旨，是以將相關教誡合併論述，雖分四支，內涵相融，皆由根本分出：

(1) 由內而外：

第六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說明實踐下手次第，仍以自利孝悌為先，對外則能收「謹信、愛眾、親仁」之效。老和尚指出現在的教育，真正的失敗在「把學生塑造成賺錢的機器，灑掃進退不重視，做人的根本非常缺乏，孝悌忠信淪為毫無意義的口號，中國人最有價值的好東西，卻使得現代人產生曲解，還去排斥它。」(日常法師，2005，24)當如佛制出家後的五夏學律，先學灑掃應對，學會了再學經論，否則都只流於口說而已。即便是灑掃應對之節，老和尚也教誡不能沒有師與法，再次強調上下傳承的重要(日常法師，2005，24)：

任何再簡單的事情都不例外，現在要學這麼繁複、深遠的內涵，沒有一個人肯真心教你，不行；雖然肯教，真心教，沒有正確方法，不行；教了，假定你不願意接受，也不行。

⁴出自《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在家把孝弟學好，在外親近善知識的「孝子心」自然出現。「謹」是莊重嚴謹，與「敬」同義，「愛眾」亦源於內心的誠敬，皆由孝悌出，由善知識的「教」與弟子的「習」奏功，故此「內」兼含「內心」與「在家」。而「學文」的目標，「並不是要文章寫得很美，字寫得很好，而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幫助我們一步一步的深入『仁』的內涵。」(日常法師，2005，24)意在「增上」，迥異於「學文為後」的說法⁵，是老和尚的高明處。

對第十一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的詮釋，大抵分二說，有從子觀父志行論說，有從觀子之志行論說⁶，老和尚採佛法角度、兒子的立場論述：

父親在世的時候，做兒子的不能說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那個時候兒子自己有他自己的抱負，那時候不從他兒子的行為上去看，而是看他這個抱負如何，因為他的行為是完全受他父親的影響。(日常老和尚，2015，103)

父親死後，沒有人再約束他，他會照著他的志向努力去實踐，「那個時候要看他的行為了，他完全可以做主的時候了。(日常老和尚，2015，104)

基於「父母一生的行為，無非是都是為了我們，只要我這個身體還在，我用它繼續走上去的話，那都是父母心血換來的，所以我繼續地會不斷地，變成功我策勵的最大原因。」(日常老和尚，2015，121)透過佛法來去看的話，有情如母，更不能不報恩。就學習效益而言，人人都希望離苦得樂，「假定十歲的時候就接受了父母的指導、師長的指導，你去努力，那你二十年的光陰得到了最好的效應。」(日常老和尚，2015，120)若到六七十歲才積累到經驗，年紀老大，「學到了也沒有辦法用」(日常老和尚，2015，30)，不僅為善用暇滿身做註腳，亦扣緊學習的內涵立論，不能離開師、法、友。

故身為兒子，在「學」與「習」的過程中，只要「善巧的去思維、觀察父親的心志及言行所為，要滿他的願，一直到父親走了以後，仍能去做。」(日常法師，2005，50)三年不改，終身就能不忘。由此「父父子子」推展到「君君臣臣」，就能通達於天下，完成「仁道」。

(2) 自始至終：

有關第九則(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詮釋，學者多在

⁵ 劉寶楠《論語正義》：「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行。」頁11。王恩洋《論語新疏》：「讀此章而知孔子教人以行為為本，以文藝為末，學問宗旨，唯在培養德行。」頁7。

⁶ 朱註：「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頁8-9)以為觀其子之志行。程樹德引：楊循吉謂宜做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禮之，父沒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即其行事而取法。(收入楊家駱主編《國學名著珍本叢刊》《論語集釋》(上)，頁39)

喪祭著墨，論移風易俗之功；王恩洋增言：「慎終追遠，不單就喪祭言，與人交而善始善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忘恩，不遺舊，皆所謂慎終追遠也。」(林慶彰主編，2009 第四輯，49)老和尚則藉此點出世人有始無終的習性，往往是聽一善言、聞一善行，就急忙去做，結果是「鮮克有終」，形同畜生，一有吃食，多不思慮，立刻搶先，更甯談追遠。此則意涵因果道理，只是更重行動力。老和尚以學佛為例，說明「慎始」才能「善終」(日常法師，2005，36)：

學佛，不是聽見佛道好，而實際對其內容一無所知，馬上就去學，而是一開頭必須很慎重去瞭解：佛道是什麼？對我有什麼殊勝的利益？不這樣做有什麼不好？這是我必須要的嗎？還是不一定？而選擇我們該不該去做。如果必定要做，再進一步瞭解：怎麼個做法？並且衡量：自己現在是什麼樣的程度？在那個位次？然後從這地方著手，一步一步走上去。由此循序而進，理路清楚，實踐確切，結果自然不一樣了。

老和尚明示「直覺的、或者只見眼前，不顧將來，稍微轉一個彎，深一點，遠一點，腦筋就看不到了」的癡相，是個「致命傷」，對難得暇滿人身而言，只忙眼前忘卻「追遠」，世界只有更澆薄而已！而思深慮遠，亦是「代人著想」，若能擴展至全世界，民德自然歸厚了。

(3) 由文字到實踐：

第十一則(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探禮之本原，以防流弊。老和尚以為與前後文看似與前後不連貫，卻側擊出此則蘊涵「學問之道」：

先從文字認識，然後在不斷的切磋琢磨中，用各種不同方式，於日常生活中觀察、思維、抉擇，而慢慢體會出古聖賢垂示於吾人的心意。(日常法師，2005，53)

老和尚說明「禮」的功用「以和為貴」，文淺義深，初識難懂，得透由文字認識再不斷揣摩、觀察、思維，才可漸漸認得禮的特徵。這樣的歷程，就是由外在的文字背誦，內化為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老和尚說此即是學佛的人常說的「隨緣」意：「如果經常思維、觀察，而能慢慢體會出古聖賢垂示於吾人的心意……小時候只知道念念有詞的背，長大了由此善巧思維遇境逢源乃能處處體會，而得解決真正的問題。」(日常法師，2005，53)能如此，就可以把天大的事化解於無形。怎麼內化呢？如同經常思維觀察父親的志趣，子女就不會埋怨父母的嘮叨，而思報恩。往後在〈為政〉篇首則，再強調「道之以德」尚須「齊之以禮」，即印證「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揣摩有成的結果。前後呼應，並非不相屬，也是從文字到實踐的教言。

了知文字意涵，則要有「學而時習」的功夫。老和尚教誡研讀第十三則時（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要正反推敲，才能深究文字內涵。就「信」而言，話合宜近義，可繼續；反之，不可復。就「恭」而言，行為要合乎分寸，才可繼續；反之，令人煩。該「親」的，是深遠的「因」——宗旨（仁）；反之，只見膚淺的表面。一旦做到「親仁」、力行「仁」，「會對佛法有『如渴飲』的心情，乃至聽見了一句四句偈，都會產生非常強烈的覺受——這是種內心和所渴求的相應時的心情，對我們的修行有很大的幫助。」（日常法師，2005，60）如同入佛門第一步「皈依」，也要正反推敲：

真正的皈依——不要在文字上轉，在內涵上面去想。現在心裡是什麼狀態？是驕態，隨順自己的習氣，毫不在乎？還是戰兢惕勵，一心求皈依？心心念念緣著法，照著去做，才能改變我們習氣，這完全是實踐問題。（日常法師，2005，60-61）

（三）、簡別

凡夫面對五光十色的社會，極易耽著而不自覺，怎麼簡別呢？老和尚告訴我們，不斷檢視因果，就可知是否偏離修行宗旨。而事在人為，從對人與對己，可略知一二：

1. 對人：

第七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子夏言學在盡倫以誠」（林慶彰主編，2005 第三輯，168）的註解，劉寶楠云：「案夫婦為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劉寶楠，2009，5）康有為《論語注》云：「此為明人倫而發，人道始於夫婦牝合之久，所貴在德，以德為賢，言擇配之始當以好德易其好色。」（楊家駱主編，1973，29）皆針對「學」的內涵論，老和尚卻就「因果」發揮，說：「正確的因果關係如看不清楚，只求眼前的果，將來是個大禍害。」（日常法師，2005，29）之所以要「賢賢」，是要以之做為檢視內心的法則，不要只從表相的果上看，要「以這個道理（賢賢易色），來淨化自己，以這個淨化的力量去感化別人。」（日常老和尚，2015，80）做好了，既是自利，同時利他。「賢賢」在心，必以本立道生的聖賢為典範，對人一定契人倫：事父母定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俗諺：「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事君」還是孝的外展，整則仍不離孝悌與謹信

內涵。老和尚更勉勵學員：「真正要學的內涵就是這些，但須再加深加廣，這就得慢慢去歷練。」(日常法師，2005，29)「這些」指的是「孝悌」，還要繼續「行萬理路，讀萬卷書」，如一滴水跟大海水同質不同格局，必須推展到和法界相應的量才圓滿。若念念「賢賢」，是念念「學」，每時每刻都在檢擇可能落入「易」的哪一方——賢或色，唯歷練「時習」，才能堅固對境檢擇功力，種正因。

2. 對己：

《論語通義》以為第八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聖人揭為學之大綱：主敬、存誠、擇交、寡過，為學之綱要在是矣。」(林慶彰主編，2009，91)王恩洋以為言君子，有就成德言、有就有志學為君子者言、有就品質言、有就地位言(林慶彰主編，2009，10)。老和尚別開生面以之言對自己的期許，要「尊重自己」：「如果自己挺起來，內心期許著要做這樣的人，那昂揚的心情馬上就表露出來。」(日常法師，2005，31)「重」是「莊嚴」意，古云：「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劉寶楠，2009，12)投資「言」、「行」、「貌」、「好」，都為「莊嚴自我」。老和尚直言「千萬不能浪費我的人身」，作為檢視自我的名言，時刻種正因，才能得不虛此生之果。對「威」的解釋：「不是因為我手上有手槍，我力氣大。對不起，你要不尊重我，我就要打你。那完全是由於他的德行，所以使人家產生這樣的感化。」(日常老和尚，2015，85-86)也不是如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的自欺欺人⁷，是「內心中有真正做人的理念——成聖、成賢、成佛，行為自然表現出莊嚴的氣象。」(日常法師，2005，31)是儒家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佛家律儀所謂的「有威可畏，有儀可則」的表裡如一形象，是本立道生的形象。若無法表裏如一，其因在「學不固」，「學不固」之因是(日常法師，2005，31)：

為什麼學不好？眼前吃、穿、玩都快樂，學是苦事情，縮在後頭，事情還沒做就打退堂鼓，一遇到困難就退縮，不會咬緊牙關撐下去，所以「學則不固」。

指出凡夫「無明因」，擋不住本能上的衝動，遇難就退。正對治之方，就要如《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並以海倫凱勒為榜樣，勉己力行。對「忠信」的註解，朱注：「人不忠信，則是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蔣伯潛廣解，2000，7)重在行事之果，老和

⁷ 見《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尚更要我們破患得患失的表面工夫。「無友不如己者」意在「跟著群體學」，避開「惡知識」是關鍵。破除多數對「不如己」意指「棄捨不如自己的人」的爭論⁸，而有直指「內心信念」，即刻撥雲見日的說法，全是修養功夫(日常法師，2005，33)：

如果別人沒有「賢賢」之心，不想追求仁道，成聖成賢，心中所懷的只是「水草」而已，那就不能為伍了。這個水草不是指動物所吃的水草，或是平常我們的吃飯睡覺，而是指我們完全被無始的貪欲所使，我們腦筋中整個纏的都是這種事情。

因此，「無友不如己者」是「一個人力爭上游的這個心情」(日常老和尚，2015，89)，「心情」二字，輕易將修行拉回檢視自身的起心動念，「內心有一個目標在」(日常法師，2005，35)全就「法鏡內照」論功夫，無驕慢之實，卻有善學古道之行：

古人真正的朋友的話，都有一個真正的中心目標——以友輔仁，這個才是真正交朋友的根本原則，怎麼在這個朋友當中互相切磋琢磨，不斷地增上，這個才是他真正交朋友的重點。(日常老和尚，2015，89)

就如孔子「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念念思與周公齊的信念！但這是「信念」，一旦付諸行動，要有「過則勿憚改」的「精進」精神。此增上行，儒佛道同。老和尚教誡：「仔細觀察『因』，就從這地方看。」(日常法師，2005，35)從自己的起心動念看，從自己的身、口、意三業看！

若不知因果關係，用功將會出差錯。老和尚在十五則裡（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特別指出造成「諂」和「驕」的果報，全在忘了種正因。「貧」已是果相，也許是財富貧乏，也許是地位、能力不如人。若興「我要再努力」，不會有「諂」果；若有錢有地位，人家有求於你，或皺眉或沾沾自喜，就會有「驕」果。兩者都未在因地依禮而行，但「這兩種心情要仔細去觀察，很認真才能夠真正體會到」(日常法師，2005，65)，體會到就能對境用法：

真正如法去做的話，當一旦看見自己不行時，我曉得我居然「貧」！好極了，我不會因貧而恥，我曉得了貧，而能增長。(日常法師，2005，66)

⁸ 如劉寶楠所言：「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只言不如己而已。」(《論語正義》，頁13)

老和尚愛以「心情」表述實踐的感受，此又一例。整個「學習」歷程，每個所遇，都是磨練自我的場域。對境用法這種心性修練，是昇華人格不二法門，唯要透過提問、對辯，「按照善知識的指示去思維、去做，不停在自己的點上、反覆推敲，如此才能漸次深入老師教導的內涵。」(日常法師，2005，67)

以上三則從因果角度，談對境檢視內心功夫，仍不離師、友的提攜鞭策。

(四)、行相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為政篇》) 整個「學」與「習」的過程，是不斷減過增德的修正，究其言行，當可窺一二：

1. 外顯：

如是依師教導行持，外顯的行相將如第十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中，子貢對孔子德行的讚美。子貢善觀聖人，善言德行，讚美孔子「必聞其政」，不在官祿是求，而在自利利人，即便有求，必因德而得，如《論語通義》所云：「夫子固無待於求，邦君自不能不與。」(林慶彰主編，2009，55)為達自利利人宗旨，所以「要的，想辦法學習；不要的，怎麼去淨化、改善」(日常法師，2005，42)，戮力「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切磋增上，而臻「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之境，給人「溫良恭儉讓」的評價。老和尚更從「得聞」的闡釋，肯定「溫良恭儉讓」的效益，謂此則是孔子「讀萬卷書，行萬理路的基本身教。」(日常法師，2005，46)他舉《禮記·經解》篇孔子對六經教化的看法，解析了：

(1)「得聞」之實，是「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2)「得聞」的前行，是「透過前面的學習方法，幫助我們當看到別人的行為時，能立刻用適當的文字表達；看見表達的文字就曉得所指的內涵」(日常法師，2005，42)。

等同對境時，能正確作意並如理表達，不加油添醋，不節外生枝，如孔子於《禮記·經解》篇所言：「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如是善解人意，能知人所苦，給予所求，人必樂於親近、訴求。

這麼美好的師生互動風景，在第十五則裡(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

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由子貢和孔子生動演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不夠，還要「貧而樂，富而好禮」。我們看到老師善巧的引導及學生潛力盡展的一幕，師徒教學相長，好似春風風人，滿溢學道悅樂，無怪乎老和尚極其讚嘆師生這般相處的和合關係。

2. 內求

不在物質的追求，而在時時串習「就有道而正」的心靈提升。在第十四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老和尚教誡：

假定人生的目標只求溫飽，那就等同畜生。……經論上說：「但念水草，餘無所知。」這個「餘無所知」不是什麼都不知道，世間的人很聰明，天文、地理樣樣通，只可惜知道那些的目標都在食，或牛羊之心在水草上，真正該知道的卻都不知道，而儘忙一些不該知道的，所以前一章提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才是我們該親、該宗的地方。（日常法師，2005，62）

「該知道的卻都不知道，忙一些不該知道的。」實同「求飽食、求安居」而已。時時該抉擇的是「看看我們希望的是什麼？什麼樣的角色應做什麼樣的事？做的過程中應防止、應進取的是什麼？」（日常法師，2005，63）這必須跟著大乘善知識的教誡（學），嚴密地學習和刻苦的鍛鍊（習），心才能夠「敏於事」。「慎於言」的目的，是要多去思維、觀察、確切的實踐，不要浪費在「該知道卻不知道」的事上。但是在互相切磋、探討問題時，仍要多開口，這樣將來要學論辯、因明才容易。上述教誡，仍不離師、法、友的叮嚀，都是實踐的導正。

老和尚並用最後一則「不患人之不己知」，勉勵自我終身行持，以破平常人「求人不求己」習性：

做事情，你要求人家諒解，是一種方法，另一種方法是你瞭解了對方再去做，這兩者哪一種成功的機會大？無疑是後者。（日常法師，2005，71）

最主要的是我們都陷在自己的錯誤定點中，就是在自己的執著中觀察事情，無法透脫，被「我」困死了，因此思維觀察的能力就被侷限，完全困死在裡面，轉不過來，這是個致命傷，很少例外，都是透過自己的認識去想事情，如果不能超越這點，「患」是永遠存在的。（日常

法師，2005，73)

成與敗，各有因緣，不具緣搶出頭，學習成了苦差事，排斥學習不說，要是「對所學的法乃至於教你的人，生起一個很大的違緣，這是將來走上去最可怕的一點。」(日常法師，2005，73)只有常存聖人言教於心，以友輔仁，終身行持，「才能真正引導我們向前，改善自己，然後還要改善別人。」(日常法師，2005，69)

〈學而〉篇以「學」始，以「學」終，首尾呼應，堪稱「道總建立」，先有欲求心，再立宗旨，而後勉己行持，自有威儀顯現，得道甘露。美哉！聖人教言！

伍、結論

將日常老和尚開示的〈學而〉篇教誡，自擬科判套用，僅傳達了自己學習的微分心得，尚難表述教誡精華於萬一。細細咀嚼，確能深深感受老和尚引領有情趣入大乘菩提道的用心與善巧。老和尚不忍聖教衰，講述《論語》，幫助有心學佛者增長辯論能力，生起「智信」，而願效學聖賢，行持聖教。不做學術研究，全依修行所需講述，首先「以果勸要」，啟發好樂心，再明宗旨，後談行持內涵與次第，簡別對錯，善巧譬喻，成功開展出一條外儒內佛、先儒後佛、根儒果佛、由儒入佛超凡入聖令初學佛者易於受持與實踐的理路。更數數提點，學習不離師、法、友，世間法是如此，佛法更是如此，在在都是「道前基礎」的建立。

佛法是實證生命實相的方法，佛陀的一切教法，都是以自內證的實相經驗為核心，並無任何推理或玄秘的成分。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了知佛法絕不是思辨的內容。知識分子應當使用其秉於學術訓練所得的客觀、理性，理解佛法的實證內容，而依之學習證入，才能究竟嘗得佛法甘露。同理《論語》不當淪為考試科目，是人類昇華的依所，期盼人人能依理起行，同為聖教住世盡一份卑微的力量。

伍、參考書目

1. 日常法師（2002）。佛法要義（一）。臺北：福智之聲出版社。
2. 日常法師（2005）。論語摸象記（上）。臺北：福智之聲。
3. 日常老和尚（2015）。論語淺釋（上）。臺北：圓音有限出版有限公司。
4. 日常法師（2015）。儒家精神。臺北：圓音有限出版有限公司。

5. 日常法師(內部講義) (2009)。《菩提道次第廣論》舊版手抄稿 12 冊。頁 54。
6. 竺摩法師鑑定、陳義孝居士編 (1994)。佛學常見詞彙。台北：福智賜弘法中心。
7. 印光大師。《印光大師文抄》。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http://www.amtb.org.tw/pdf/rb16-02.pdf>)
8. 法尊法師 (譯) (1995)。菩提道次第廣論。(原作者：宗喀巴大師)。臺北市，福智之聲。
9. 黃俊傑 (2007)。如何導引「儒門道派同歸佛海」？——蕩益智旭對《論語》的解釋。在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頁 279-303)。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10. 楊家駱主編 (1973)。論語集釋(國學名著珍本彙刊)。台北：鼎文書局。
11. 劉寶楠 (2009)。論語正義。台北:世界書局。
12. 蔣伯潛廣解 (2000)。四書讀本論語。台北：啟明書局。
13. 林慶彰主編 (2009)。論語會箋(民國時期經學叢書，4)。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14. 林慶彰主編 (2009)。論語新疏(民國時期經學叢書，4)。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15. 林慶彰主編 (2009)。論語疏證(民國時期經學叢書，3)。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16. 林慶彰主編 (2009)。論語通義(民國時期經學叢書，3)。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17. 《三聖圓融觀門》卷 1，檢自：
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19/T45n1882.pdf)